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6月特刊

东街往事簿(外一首) □南风子

一个老邮筒
正在吞下黄昏的邮票
百货公司橱窗里
塑料模特一件件褪下旧广告

跳房子的方格漫过脚踝时
弹珠卡进1999年的裂缝
老式挂钟伸出青铜舌头
舔舐锈蚀的货架编号

仿佛,铝饭盒蒸腾的雾气中
母亲正把算盘珠
拨回乘法口诀表的第一行
而我正在偷看掉漆的糖果罐

南川油茶汤

铁锅最先炒香了茶
而后,糯米与山泉在陶瓮里
交换透明的证词

姜末是母亲剪碎的星光
茶汤漫过粗瓷碗的缺口
烫平所有皱褶的暮色

我们蹲成灶边的方竹笋
看蒸汽顶起锅盖
童年随炒黄豆在喉间爆开

黑瓦接住最后一滴黄昏
而月光正在洗净
所有碗碟与生活的裂缝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通泰门(外一首) □黎强

老城墙在这里开了一垛城门,
祖辈们就有了进进出出来来往往。
那时,车辙脚印像负重的动词,
读着远处江边忽明忽暗的渔火。

水码头在缆绳桡片中形成名声,
去了川江以远的宽窄和流速中。
载不走的是潮涨潮落里的故事,
在通泰门的城堞上,成为了方志。

触摸城门残垣断壁的脉动与余温,
时间的滴答声很重,敲打着心扉。
仿佛说着这个叫了千百年的地名,
一半在水里泡着,一半在泪里泡着。

米帮沱

米帮沱的水是不轻易读得懂的,
倒是这个米字很是亲切。
老城里的炊烟以及温饱,
都很仰仗这个洄水沱。

运粮运米的船一靠岸,
老城就不会饿着肚皮。
米帮沱的名字,
被大人娃儿翻来覆去叫着、记着。

于是,米帮沱至今都活得很带劲儿,
在茶余饭后的话题里也显得很生动。
如同老城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
一辈子都忘不了,忘不掉……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鸟巢 □董懿霖

雨停后,调皮的风还在吹着
在我路过一棵树下时候
发现有几只鸟儿
竟然把巢穴歪歪斜斜顶在了头上
在我看来,那绝对不是
一顶能够足以遮阳的草帽
相反,却是生活的一口锅盖
它们努力的样子
像极了几个懂事的少年
(作者系四川省泸州市泸南中学学生)

像爱情在抚摸无边的苍凉(组诗) □简云斌

水洞沟明长城

炎阳的白光,一遍遍炙烤着
残垣
断矛划开岁月,史册伤痕斑驳

五百年的烽火中
你的咳嗽带着血丝,片刻不停

每一层黄土,都是历史的注脚
都是堆积的伤口、血渍与噩耗

天际似有胡笳响起。它的哭声
高出白杨林,却低于一个人的
心口

四野苍黄,万物如墨
而你,仍狠命地撑起那截坍塌
的敌楼

如一匹衰老的骆驼,前蹄跪地
扭头遥望着黄河,或者更远的
家乡

居延海

北斗七星高悬,夜色泛着清光
消失的湖水重回人间
一浪接着一浪,在历史的骨
隙里流动

大片水草在摇晃

看日出的人影黑压压的
围着居延海
连早起觅食的野鸭也喘不过
气来

一片湖水,就是一片漆黑的
天空
那首匈奴古歌
在两千年前死去,又在这个
凌晨
被无数脚步惊扰

星辰闪烁。只有我独自向
西,细数流沙
听见朔风吹彻
水底的马嘶和妇人哭泣声越
来越响

贺兰山的月亮

五百里关河
被坚硬的马蹄踏碎
一轮明月,碾出千古之殇

雪落黄河的夜晚
我看见她在月光里沐浴。群
星睡去
花儿枯谢于流沙
一匹马,孤独驰过贺兰山

她的出嫁谣,与晃动的剑影
一起

流淌在宁夏十月的凉风里
那幅大红绸巾
在风中血一样燃烧,熄灭

五百里沉寂如银
右侧是平原,左侧是沙漠
她的照耀无声无息,遥远而
明亮
像爱情在抚摸无边的苍凉

车过风陵渡

从陕西向山西,渡黄河,车过
风陵渡
除了高速路和大桥,什么也
没看见

突然有些怅然
为一个孤单渡口,一个美丽
的宋代少女

那场被金庸虚构的夜雪
从我少年时代起,一直在黄
河岸边扬扬洒洒
直到我满头灰白,来到中原

她的爱情还在风陵渡徘徊
剑上有霜,手中那杯酒微温,
未饮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
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一张纸就是行走一生的天涯(组诗) □王顺彬

笔

一张纸
就是行走一生的天涯

动步
能踩响地平线
行走起来
可以剥离白天与夜晚的纠缠
可以解开大小江河的死结
更能让整个世界慢慢地松开

停顿
只是风雨后的一个小小驿站
那里可安放彩虹也能接纳
闪电
拐弯处
第一缕晨光在迎候
这束光,可缝合昨天的伤
这束光,可扶起脱白的季节

动,内心天崩地裂
静,可听清蚂蚁搬动真理的
声响
动静方寸间
行走定乾坤

墨

燃烧一生的激情
只为在灰烬里再获重生

一滴沉睡了三千年的梦
从夜的肌肤里浸透出来
当水稀释我从古至今的身世
时光研磨出的黑不再沉默

我要跟着毛笔行走天下
愿作毛笔苦旅中唯一的干粮
要让毛笔身板硬朗,有大山
的脊梁
扛得住所有文字的重

让毛笔在笔画中拓宽道路
在焦墨里停泊划向心湖的小舟
在留白处耸立起崇山峻岭

纸

土地有多大
我就有多大

没有土地厚重
却能承载文字的巨大伤痛和欢乐
装得下撕裂乌云的雷霆
装得下叫醒春天的鸟鸣

也装得下无眠的月亮和星星
们的蜜语

一粒粒如夜色的墨汁种下
会长出一个个新鲜的白昼
让书写的人们
如另一枚太阳
在我身上冉冉升起

我是笔的疆土
我为笔而生

砚

作为墨汁的家
日子里没有黑夜
当笔打开天际
笔尖刺破黎明
蘸着另一种曙光普照家门

水与墨在这个家里
相识相知,相拥相恋

当墨汁跟随毛笔的脚步
周游世界时
我会像一所老宅
静候闯荡江湖的游子归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主席
席团成员、诗歌创委会主任)

拆父母邮寄的土特产

□陈宇静

一层又一层
挤了又挤
压了又压
生怕寄少了

这层层包裹
多像他们朴素的爱——
总怕给得不够
却早已装进整个故乡

我喜欢拆包的喜悦
沉甸甸的
是晒干的阳光
是人间的暖意
(作者系《长江诗歌》副主编)

白开水 □严运胜

我倒掉一切浑浊累赘之物:
茶叶,菊花,枸杞
一杯杯地,喝白开水

这液体透明,虚空
照得见天上云彩
照得见世道人心
每一粒尘埃,也无处遁形

我把身体所有通道打开
接纳白开水
像一片山坡向泉水倾斜,敞开
把日子,冲洗得淡薄而透明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南风 □雷扬梅

南风不懂我意
经过阳台
晾晒的衣服荡着秋千
仿佛一段粗砺的烟火人生
男人的衬衫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掉下来,瘫痪
女人的裙摆
蕾丝花边钩着衣架
摇晃
像女人隐忍的一生
风终于停了
阳光从云层中露出来
女人的裙摆安静地高挂着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会员)

六月像江安李一样脆甜

□徐作仁

站在檐口,伸手摘两颗李子
脆与甜,立马让我走进一个故事
六月真好,像少年踮脚就够到的幸福

奔波千里,母亲的叮咛
和江安李一起,在心底滚圆
回家的风尘在脆甜里簌簌落下
剩下的是母亲塞进行囊的方言土话
六月真好

江安李真好,一枚在舌尖化解苦涩
另一枚沉入掌纹,把母亲未说的话
酿成回甘,在我齿间
凝着故乡的沧桑

风吹过矮凳上的经年
山上的母亲,也借江安李回来
当脆甜又一次进入我的身体
六月真好,我懂得了成长
江安李,把我的滑血团成了
母亲一样的平凡和倔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时光 □杨智华

我习惯站在窗边,
隔两层玻璃眺望。
有时早晨有时黄昏,
有时是不开灯的夜晚,
从春天到夏天,秋去冬来。

望得不远,也不算近。
一条主干道划窗而过,
对面是小片绿化带,
远一点是天桥,楼房,
还有一株独立的树,
它们终年没有多大变化。
再高远是天空,
时而湛蓝如海,时而灰暗

似棉,
车辆昼夜不息,
它们持续营造着一种声响,
过去我把之视为噪声,
现在我把它当成时间。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
北区人武部)